

浅议电视纪录片的真实性与真实感

张克鑫

电视纪录片源于电影纪录片。1926年，英国电影导演约翰·格里尔逊首次提出“纪录电影”一词，英文为“documentary”，该词源于法文“documentaire”，意为“文献的”“档案的”。格里尔逊把“一切摄自自然素材的影片都归入纪录片的范畴”，他认为，“纪录片是这样一种电影形式：在这个形式中，电影制作者放弃了对电影制作过程的某些方面的、某种程度的控制，并以此含蓄地向人们昭示影片在某种程度上真实性和可信性”。^①

从形态上来说，纪录片具有许多新闻的特征，属于新闻范畴。它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

运用摄像机镜头，真实地记录社会生活中的真人、真事、真情、真景，着重展现生活原生形态和完整过程，排斥虚构和扮演。

纪录片最大的魅力是通过真实画面传递最为震撼人心的力量和情感，并用真实引发人们的思考。这些基本特征决定了纪录片真实性的创作原则。真实是纪录片的生命，是纪录片的灵魂。

然而，纪录片的“真实”是相对的，美国哲学家 H·G·布洛克说：“真实永远不会是一般人理解的那个排除了人的主观主义倾向的真实。世界上任何事物，包括艺术家们推崇的真

实，一旦离开了人的主体性，就失去了意义”。^②每一部纪录片，都有制作者自己的价值倾向和政治立场，都反映出制作者的审美喜好，“纪录片不仅要拍摄自然的生活，而且要通过细节的并置创造性地阐释自然生活”。所谓“创造性地阐释”，就是对素材进行排列、组合的再创造。因此纪录片的真实是“制作者所要表现的是他所认为的真实、他所见所闻的真实以及他所感受的真实”。^③也就是说，纪录片的真实是被“建构”出来的，是想象的、影像化的、组合的真实。

在纪录片创作中，真实性不仅表现在真人、真事、真实生活情状的客观记录上，而且在主观上要符合大多数人的生活经验和审美，营造观众认可的“真实感”。因此，纪录片创作若要坚持上述“真实性”创作原则，以达到纪录片预设的艺术效果和传播意图，则需要借助影像艺术手段来表现真实。在创作实践中，我们主要运用以下手法实现“真实感”。

一、平视的姿态

平视，是观察事物、看待问题的一种角度，也是纪录片拍摄的一种视角，更是纪录片创作者对于拍摄对象的一种身体姿态。从摄影角度说，平视是指摄像机与被摄主体基本处于同一水平位置，平行的角度对被摄主体进行拍摄。从创作姿态而言，平视意味着与被拍摄人物和事件尽可能保持平等、亲切、尊重的态度，不居高临下。创作者在尊重真实生活的前提下，尽量与被拍摄对象处于同一角度去看待事物，把握事物，通过真实的生活画面再现生活本来面貌，营造出一种亲切和谐的氛围，把生活的原汁原味，客观地表现出来，给人以最大的真实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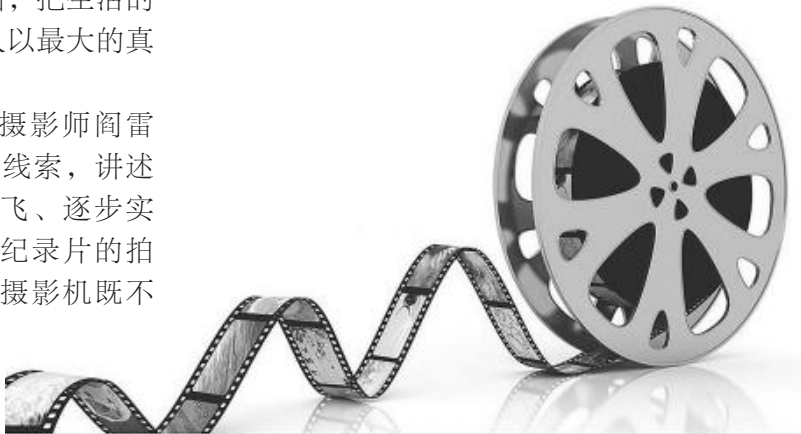
纪录片《爱上中国》以法国摄影师阎雷拍摄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历为线索，讲述了当下中国的社会变迁、经济腾飞、逐步实现小康的真实故事。阎雷是这部纪录片的拍摄对象，对于摄影师阎雷来说，摄影机既不陌生，也不会有距离感。然而，由于摄制组的介入，他习惯了的工作和生活状态，突然被打

破平衡，他从摄影者变成了被摄者，这会让他本能地产生不适感，从而与创作人员产生心理距离。因此，在拍摄前，我们首先与阎雷交朋友，平等相处，真诚沟通，让对方熟悉我们，消除距离感，以他熟悉的工作方式进行拍摄。并且在开机前，我们想尽一切办法，通过各种手段调动阎雷的情绪，让他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之中。这些画面外的功夫，虽然没有在影片中呈现，但它却是纪录片创作者获取真实素材不可忽视的前提和条件。

二、纪实的手法

纪实是一种美学风格，用纪实的手法是为了反映现实生活的存在方式和其本质意义，达到客观真实，或者给人真实感。

从拍摄手法上来说，纪实强调“保持形声一体化的表形结构，记录具有原生形态的生活内容”，^④使观众产生一种在场感。在拍摄《爱上中国》时，我们采用了纪实手法，从都市到乡村，从东南沿海到西北边陲，通过阎雷一系列的故地重访行为，记录了改革大潮中中国普通百姓最率真的日常生活，用镜头捕捉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巨变：“在上海寻找第一家股票交易所”“在山西寻找火车司机”“在北京胡同寻找毛竹自行车”“在侗乡寻找救命恩人”“在元阳寻找昔日老友”等。在拍摄现场，瞬间的惊愕、片刻的沉默、淳朴的民风、热情的欢笑，都被一一记录下来。这些鲜活自由的画面，都是创作者与观众在现场同步感受的。在影片中，这些信息不仅使观众获得真实感，而且从细微



之处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间的变迁和发展。

三、长镜头记录

长镜头指影片拍摄中开机点与关机点之间较长的时间距离,即对某一场景或人物进行长时间、不间断的跟踪记录,以及在后期图像编辑时不加剪辑,完整、详细、全面地展现纪实画面。纪录片通过运用长镜头吸引观众对特定事件和人物的注意力,使观众产生身临其境的感知效果。纪录片的长镜头既能让观众全面了解和感知场景,又能强调纪录片的真实性,紧紧地抓住观众的感情。采用长镜头拍摄有利于营造写实氛围,突出事件重点,是纪录片常用的摄像手法之一。

例如,在拍摄第一集“寻梦”时,我们通过长镜头记录了主人公阎雷与“老杨”见面的场景。“老杨”是阎雷当年的向导,1986年阎雷进入侗乡拍摄,当地村民中只有老杨敢收留他住宿。可以说,老杨当时的行为成就了阎雷的作品。30年过去了,在当地政府和媒体的帮助下,阎雷终于要和老杨见面了。拍摄这个场景时,摄像机从主人公阎雷离开驻地就开机,一路车行,崭新的公路和村舍,正在修建的高铁和现代化的数字通讯技术,都被一一记录下来。尤其是阎雷与“老杨”见面的拍摄现场,当“老杨”踮起脚尖远远地张望,而后又突然认出阎雷时,双方的惊讶、现场的瞬间沉默、喜出望外后的热烈拥抱等都被记录了下来。此外还有阎雷对老杨当年的感怀、对侗族人民和侗族传统文化的热爱等信息都是创作者与观众在现场同步感受的。在影片中,这些信息不仅使观众获得真实感,而且从细微之处展示了30年来的变与不变。变化的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不变的是人物之间的友情。

此外,在拍摄实践中,运用长镜头拍摄时,还应当特别注意焦点的把握,及时跟焦并关注与主题相关事件和人物行为的持续纪录。

四、细节的把握

许多纪录片往往因全景式的恢弘展示而忽视细节的力量。事实上,细节是实现纪录片真

实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任何生活过程,都是真实生活细节的累计叠加”,^⑥纪录片反映客观的社会生活,这就更要求创作者发现和运用细节,以增强作品的真实性。细节可以是某个物件,也可以是拍摄过程中发生的行为,或者是人物的某个瞬间表情。《爱上中国》通过“寻梦”“探梦”“圆梦”讲述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漫长历史,但却十分注重细节的刻画。比如在拍摄中,我们发现阎雷不管穿什么衣服,他总是在胸前佩戴一枚蝴蝶别针,这个嗜好与他五尺高的男子汉形象构成了巨大的反差。后来我们发现阎雷很喜欢蝴蝶,他不仅从小就喜欢抓蝴蝶,收集了大量蝴蝶标本举办展览,而且还常常在胸前佩戴蝴蝶别针。我们及时捕捉并放大了这一细节,把抓蝴蝶与拍照片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用阎雷的话说,“抓蝴蝶和拍照片一样,都是捕捉美丽的瞬间”。在纪录片中,“蝴蝶”作为意象和象征符号反复出现,起到了强调、渲染主题的作用,达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总而言之,真实性是纪录片的本质属性,纪录片的真实性是创作者建构起来的艺术真实。摄像在建构纪录片艺术真实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主动的作用。纪录片摄像在理解和消化导演意图的基础上,通过主观能动地介入、平视的身体姿态、长镜头跟踪记录和局部细节把握等艺术创作手段,从日常生活中获取反映纪录片艺术真实的影像素材。

参考文献:

①高鑫《电视纪实作品创作》,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

②H·G·布洛克著《现代艺术哲学》,滕守尧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页。

③埃·莱塞著《合法的手段——纪录电影和历史》,《世界电影》1993年第3期,24页。

④高鑫《电视纪实作品创作》,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11页。

⑤高鑫《电视纪实作品创作》,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29页。

(作者单位:浙江卫视)